

我國自昔與中華交通頻繁。我國使臣之北使及北使臣之來我國。國交上正式關係之外。有許多逸話。足解人頤。因輯錄如下。

△北使黃裳

陳明宗時南北講和。使道不絕。北使黃裳有清潔名。明朝特命來聘。朝廷待以殊禮。無不備。至賓者以上命致金百兩。曰寡君使某來謝。北朝不忘先君之好。使執事跋涉萬里。以寵下國。細邑褊小。無以答。貺有不腆之金。使某拜謝奉獻于執事。裳曰。使臣有朝廷常祿。而反辱及執事。敢辭。賓者以上命致之者三。裳終辭。賓者復命。上嘆賞數四。有朝臣奏曰。臣聞書生多欲少剛。請試之。乃飭一美女名紅。使賓者致辭。曰寡君使某來謝。執事不忘兩國之好。辱臨敝邑。無以奉侍左右。視其寒暄。以重寡君之憂。今有不揚之女。使再拜奉獻以備輿巾之奉。裳以謙辭。賓者固請。遂從之。舍于館外。旬日舍于堂中。忽一夜半。女愁吟曰。

孤館蕭條夜似年。半輪殘月掛秋天。

當時自恨知音少。不及郵亭一借眠。

裳年少氣銳。沈抑既久。至此欲動情勝。不能自制。遂自輕赴之。自是情好日至。裳戲謂女曰。可勝郵亭否。一日裳束裝北還。女泣曰。君處北方。妾居南海。牛馬之風不相及。豈料有今夕之樂。樂勝會濃歡情未已。曾日月之幾。何又將有明朝之別。慟泣者久之。裳泣謂女曰。浮生如許。浩刼難磨。一朝之別。不足爲慮。但霜晨月夕。孤枕寒燈。無以慰其岑寂。吾欲贈之一詩。相思之際。時復吟諷。以寫幽懷。可乎。遂題詩于扇云。

女珍藏之。答和云。

明日仙舟到瑤河。今宵恩愛豈辭多。
來時說到相思事。望斷衡陽可奈何。
妾淚隨湘水。君情望嶺涯。
北朝通好久。使節又重來。

裳亦嘆其意厚。眷戀不置。明朝餞別。賓者送之。女初不以情對頃。之遂以贈詩獻。由是長安紙價爲之騰貴。後人有詩云。天使風清送廣亭。胸中湛湛玉壺清。江南一點梅花白。堪破皇華鐵石情。

▲我貢使

堅瓢集載袁中郎墨畦入主客署。遇我國貢使。見所貢皆金銀瓶鑪雕鏤等物。不甚精巧。此外則白檀降真象牙而已。因問使臣能書否。曰能。因以筆授之。草詩一絕云。

路遶石橋溪九折。

雲藏竹塢宅三間。

門扉半掩山花落。

鳴鳥一聲春日閒。

草字幾不可識。命以真字註其旁。與中國無異。

●北使傅若金

陳憲宗開祐六年。新喻傅與礪若金奉使我國宿天子館。國王待以殊禮。命侍姬前來奉侍。與礪以詩却之曰。

夜宿安南天子館。主人供帳爛相輝。
寶香燼起風過夕。銀燭花偏夜照幃。

王母謾勞天鳥至。文蕭先放彩鸞飛。
書生自是心如鐵。莫遣行雲亂濕衣。

●貢使黎光賛

光賛慕澤人。少時有神童名。二十二歲奉使北國。凡十九年始歸。公奉使時被中使假作金銀潛易貢品原物。明人惡其無禮。乃以蛤蜊殼覆公兩眼。以漆粘之。謂之曰。瓶乳馬角。方有還期。公在北時常於冬天臥暴於日下。明人問故。公曰。我暴胸中經史筭。明人奇之。明人使讀大學演義。公讀之不差一字。明人奇之。去粘目時。明舉人鄧洪震與公之從人申克完爲友。見公學問優長。入門受業。後中進士。累遷至主事。因念其師久留客地。具疏奏聞。明帝始放公還。後仕至吏部尙書蘇川侯。

★貢使阮公沆

清康熙五十七年歲貢。公以兵部左侍郎充正使。初。黎太祖與明人戰爭。斬其將安遠侯柳昇。及天下平。定納款于明。明人責鑄金人致貢。以償柳昇之命。及莫祖興。明帝使仇鸞毛伯溫來討。莫懼。以金人賂請平。黎中興初。明以擅殺貢臣莫茂治爲問。黎復以金人謝。累朝因爲常貢。公請罷之。清廷以故事詰問。公曰。今國王守先業。職貢無缺。輸誠納款故事。使臣非敢聞也。以柳昇事詰之。公曰。柳昇明將也。皇清奄有萬國。而區區責賂報前人之仇。何以勸來者。又貢例有洗珠水螺城所出也。公覆之。汲波山井水以行。及試不驗。清人詰之。公曰。氣久則變。此物理之常。兩貢遂停自此始。

●伴接使武維斷

公號桂庵。唐安慕澤人。黎陽德年間。有北使。至公爲伴接使。沿途賡和自珥河至殿門。凡二十餘首。

應答如響。北使甚敬重之。及禮部設燕。北使當筵索酒。上應口吟曰：「飽吾箇德真佳味。何必江亭問一杯。」北使稱賞。輒成禮而去。又於明德年間有北使至。途經南門。見門上題「係我國臣子」五字。輒停車不進。要駕梯從上而行。公爲伴接。佯應如命。却生下一計。陰取逸象來。從後痛刺象大吼衝突。北使吃了一驚。卽慌忙走過。自知墮於計中。不勝慚憤。

◎伴接使陳伊宅

公北寧嘉平縣竇篆社人。尙書陳名寧之子也。七歲奉侍經筵。與諸科進士應制。帝深嘉獎。特賜神童狀元。十四歲奉命往接北使。屬和不絕。北使亦嘉獎。書「海國英雋」四大字于錦緞以贈。十八歲中解元。未及庭試。病卒。當時北使至愛慕津次。留住不肯渡河。帝命公往謁。先投帖曰：「安南小神童請入見。」北使乃命開門。公入謁。北使出題「少年英俊」。限用十灰韻。公應命立就。北使卽命駕渡河。命公聯轡隨候。更相屬和。北使嘉獎疊韻。答復有「詩成不待三聲獎。學富應推八斗才」之句。留贈錦緞四大字。

◎阮瓊與北使

公清華弘化渤海人。少有才名。黎末舉鄉貢。以行文多嘲戲。故會試不中。遂不求仕進。嘗帮官伴接北使。言語頗自矜負。客意多不滿。因觀畫。北使令其佐與公較勝負。約以打鼓一聲。畫一動物。公曰：「鼓一畫十。亦不難。况一物乎。客怪其大言。遂置紙筆於前。公令人磨墨大硯。旣鼓。客畫一禽。略具。公以兩手十指并染墨。描紙上曰：此乃十蚯蚓。客愕然。拱揖歎服。公最惡宦官怙勢。多以事嘲笑之。傲物肆志。氣蓋一世。王公及諸貴要皆斂裾下風。人比之東方朔云。」

〔未完〕

清化弘化參政阮係。其母太夫人有賢德。家貧如洗。常買糠于市歸而篩其粃米爲粥。復賣之一日。鄰邑宦家女欲買糠。鬧市中人爭挨肩擦背。女偶墜金鍤於貯糠器不覺也。夫人歸獲之。知爲宦女遺物。他日還之。宦女不勝感謝。公未第時。秋比四場。皆爲廣昌縣士人某代草約。撤棘以銀五錠潤筆。及唱名。某果中解元。遺公以銀一錠。踰三四月。絕無音信。公欲往索之。太夫人曰。汝成人之名而今以蠅頭之貨。令人出醜。忠厚者不如是。寧人負我切勿往。公受教而止。其賢行類此。公少有神童名。夫人嚴於程督。故公刻勵爲學。嘗夜讀書懸木杵於坐前。當額處深夜欲寐。頭輒觸杵豁然而醒。其立志最勤苦。福泰丙戌禮圍試中亞元。人爲之語曰。懷抱榜頭藍林亞元。公之成名。太夫人之陰隲也。

●宮女與玄光

東潮縣安子山。一名象山。漢安期生得道處。宋海岳名山圖以此山爲第四福地。有僧玄光者。姓李。名道載。陳朝花烟寺法師也。素以善行。明宗尤所敬重。賞賜黃金十兩。既而遣宮人阮氏碧試之。臨行囑之曰。必得賜金爲信。宮女如言。薄暮就僧房求宿。僧不知是宮人。拒之甚嚴。女以婉辭再三懇求。僧不得已。宿之僧房外。宵及三更。月色如晝。松風響簷間。僧寢不成寐。散步回廊。就其寢處。於是禪關震蕩。不能復禁。乃占國語一絕。有釋迦未能斷情之句。就而挑之。女堅拒不許。僧慾火燬盡以賜金爲贈。而通之。明日女還。持金以聞。帝因設法會。設幕圍堂宇。皆以黃絹爲飭。延僧上堂。僧見驚曰。黃絹染色。卽爲我黃絹反切也。即玄光帝命以所作國語爲參禪之證。僧白曰。三十六經無錯語。此情堪。

笑亦堪悲。世間三事難除了。好把肥羊嫩女兒。後人有詩曰：講堂鍾靜夜迢迢，誰料蛾眉半寂寥。色欲不知何處火禪林，覺得一時燒。讐可以又詩云：多多塵慮愛逃禪，獨宿山房幾許年。一自素繪經染色，漕溪無水洗黃絹。俗作玄光行。歌類

玄光

嘉定萬司人陳英宗五年鄉試解元。六年春試中進士狀元及第。奏請出家。英宗重違其意。加賜黃金十笏。以七養老親。以三爲伊蒲饌。有異香。蒲即菖蒲花也。伊蒲

齋僧住持安子山花烟寺歲除。英宗疑之。便宮女來試。不得入。宮人阮氏碧復請來山關求見。玄光再三拒之。氏碧陽欲引分於山關外。玄光憐其意。出與語。問其所從來之意。氏碧托言業於帝前。乞來試。若不得賜金。必受重罪。望垂憐憫。玄光惻然。付之以金。氏碧還持金以聞。英宗疑非真修。將加罪焉。時臣請設法壇大會。左設香花齋盤。右設牛牢雜供。使僧念經灑淨。若能化雜爲齊。卽免其罪。不然別擬區處。英宗從之。玄光登壇密呴半晌。果然雜供化爲齋盤。上大驚詰問氏碧。氏碧具以實對。英宗深加嘆賞。命歸山修行云。按國史與登科錄英宗六年無會試。未知確否。

▲神投築堤

洪德初。神投今神符海。口水忽淺。自安謨至神符海口可爲田。上命路官築堤禦鹵水。民丁每下土壤。塞輒爲波濤所毀。堤久不成。路官以事上聞。一宮人請行上許之。宮人以妓女數十人自隨。皆衣羅紗衣裙。雜於民丁間。歌唱爲樂。或分其重。每海波起。妓女衣裳盡濕。民丁謹呼笑語。力於工作。而忘其勞。不踰月而堤成。遂成數百頃肥田。名爲石堤。至今過者。故老猶言其事。

◎女閭

堅續載齊記管子治齊。置女閭七百。徵其夜合之資。以充國用。此卽教坊花粉錢之始也。又論語有

歸女樂之文亦出於齊。其女閨之餘乎。書影載于文定曰。天地六氣。自有一種邪氣。有所疏通。然後清明之氣可以保完。譬如名都大邑必有溝渠以疏其惡。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汙濁所溷矣。此最快論。女閨七百蓋亦陰寓救俗之微權。未可盡非也。

我國從前娼妓多聚居京師。昇隆軍房在在有之。惟艱肆即行屋。櫛肆尤盛。妓多楊梅瘡。俗名暹羅瘡。相傳征暹羅時將士得此症。還相傳染。浪夫蕩子多染之。至有卒死者。西山戊申以後。鎮北城將士多染是瘡。危殆不救。禁之不能止。遂索諸坊庸娼妓髡其頭杖而逐之。是亦一快舉也。

★陶甲

李時唱兒號管甲。又有唱女陶氏。長於藝。嘗得賞賜。時人慕其名。凡唱女呼爲陶娘。故俗呼男優曰甲。女優曰陶。

◎才女

文江憲範女子阮氏點解元阮倫之妹。有才思。遊學京師。一時才子讓其敏贍。年四十。擇對未嫁。作國語詩。約以和韻。稱意者。願薦枕席。騷客皆爲擋筆。其獨行詩有曰。談論古今心腹友。扶持左右股肱人。所作詩文甚多。傳于世者。續傳奇四則。一安邑烈女傳。二雲葛神女傳。三海上靈祠。四碧溝奇遇。後歸于慈廉富舍阮翹。下帷教授。學徒數百。亦有登高科列顯宦者。

◎賢母

安樂永姥馮伯琦之母。年五十。結帨甫三月。其父遠宦。母已有身二月矣。父仁滿而歸。伯琦年已三歲。父疑而疏之。母抱子對天誓曰。妾若清貞一節。此兒他日長成。必繼乃父書香。如或素行不謹。皇

天弗祐。母子絕滅。家甚貧。採拾以養子。及長。勸之學。伯琦聰敏博贍。時稱神童。年二十一解元。二十
四中進士。人稱其母爲賢母云。

△一鏡照三王

至靈傑特禮妃阮氏。其先祖有北客爲之擇地。課云。『一鏡照三王。』後生妃姿容冠絕。聰慧過人。其父避難。携居高平。爲男子飭。從師受業。博學能文。時東北二方。猶稟莫氏命令。會試多應舉者。妃入試中第一名。其師次之。入宴。莫主見其容貌類美女。詢知其實。遂納之。莫亡。匿山谷中。被俘。謂軍士曰。汝旣獲我。當以見汝主。不得無禮。衆以上進。甚見寵愛。晚節出家。嗣王卽位。訪求女學士教宮人。左右以妃對。乃召入宮。教授宮女。號曰禮師。事兩朝。皆以文章供奉。不離左右。有顧問。輒援經史文義。古今事迹。以對。上稱嘆之。庭試卷及羣臣所作文。必經妃改定。辛未科應制。阮壽春中第一等。其文字無偏識者。王以問妃。妃悉爲敷陳。上嘉其博。壽八十終。嘗作家記國語文歷叙其事。自比薄氏。

★妬婦

某尙書其婦最妬。娶妾居別室。每有所幸。輒命手下假中使宣召。久之婦覺。適毅祖命中使召入議事。婦罵中使曰。……召鼎器耳。未詳其意。中使歸以事上白。毅祖大怒。卽命中使督促入朝。其子大懼。求救于宦者黃五福。五福教之曰。上若召問。當云此婦素得狂疾。日久未瘥。我從中調解。保無他患。入朝依其計。上怒始釋。又某尙書婦亦妬悍。妾方產。婦往省。置毒湯藥中。妾遂死。婦所生二男。後皆不得令終。其手下娶四妾。皆不相爭。某問曰。汝以何道齊家。而閨門雍睦如此。對曰。世人娶婦。或貪富。或倚權勢。婦人無識。鮮不挾此驕其夫。僕則不然。擇其可者納之。不服教化者斥之。他雖驕悍。亦無所施。某默然。

塵中青眼

阮伯陽神溪阮舍人。其婦乃黃梅人。賣酒於長安。公少時文章雋拔。家貧衣食不給。從師遊學長安。寓食於師。爲之炊爨。然性本豪邁。嘗出食館。食大肉炙。累次積欠。景興丙戌科第四場。公於今文不足。而古文甚得力。人皆謂難必。而公以爲必中。復就此食館豪飲。館主問積欠。公曰。候來日廣文亭掛榜。還之未晚。館主罵之曰。掛榜由汝掛榜。我只問我大炙耳。遂褫其衣。公赤身立。裳亦已敝。人人皆爲公緩頰。彼亦不肯有賣酒女見而憐之間。公曰。債幾何。曰六陌女罄酒筐所有爲公贖之。曰他日有錢則還。某若無錢。則由公耳。公既得衣。問女貫何在。彼女言貫黃梅驛家某處。父名某。公但記之。而口稱謝耳。明日掛榜果中進士第六名。都內喧傳。今日進士。卽昨日被褫衣者。人皆爲公稱快。公既登第。取輞就黃梅驛訪女家娶之。時人語曰。少今文杜進士。秩祿錢特娶儀。卽其事也。

○阮碧珠傳

陳朝阮姬者。宦家女也。小字碧珠。性格軒昂。姿容嬌艷。精梨園音律。涉蹠藝苑文辭。睿宗聞名。召入許充宮籍。一日值中秋佳節。帝倚朱欄偶興詠。一聯云。秋。天。畫。閣。掛。銀。燈。月。中。丹。桂。吟哦半晌。間顧謂姬曰。汝能一和乎。姬輕移蓮步。徐應聲曰。春。色。粧。臺。開。寶。鏡。水。底。芙蓉。帝嘆獎移時。因名之曰芙蓉。自是寵隆金屋。姬見國事舛駁。草鷄鳴十策。以獻其略。曰。竊謂曲突徙薪。制治須從未亂。徹桑綢戶。居安要審思危。蓋人情易溺於晏安。而治道難常於平治。是以進無忘無荒之戒。臯陶先自曰。都當不血不刃。之時。賈傅預爲太息。是乃愛君而防漸寔。非違衆以唱奇。賤臣碧珠。少長蓬門。長陪椒屋。賞賜屢蒙於燕。幸眷憐累荷於龍。知補虞后之衣裳。敢擬鬚眉男子。脫妻妃之簪珥。願先

冠帶庭臣謹具十條謹陳一得脫十策夫惟數事。嘉切時宜。冒陳愚白之私忠。伏冀蕩蕡之廣納。善必行弊必去。帝其念哉。國以治民以安。妾之願也。後鎮將軍杜子平宣言南陲告急。帝將親征。姬復作表文以進諫。其略曰。竊聞獵。犹之憑陵孔熾。從古已然。匈奴之桀驁不臣。近來愈甚。蓋爲寇乃蠻夷之常態。而用兵非王者之本心。蕞爾占城。僻居海島。戎兵昔喧珥水。本知我國有祇鼓鼙。今動邊陲。祇爲吾民初定。猶敢逞蠅羣舞草。自不知螳臂當車。然聖人常垢納汚藏。豈可與犬羊而較勢。蓋治道貴本。先末後願。且休貌虎以息民。璽灼明柔可制剛。言審擇德。惟屆遠舞干舞於虞殿。七旬何患不來。苗藏琴瑟於夏宮。期月自然能致。扈允也。策茲爲上。伏惟斷自宸衷。一表上。帝不能用。姬見言不見聽。堅請扈從。帝許之。至日發兵順流而進。直抵奇華地界。父老攤道奏曰。前面神廟極顯靈應。凡客有往來。有謁。自然順水輕風。否則隻稽片帆。沉碎於水鄉矣。帝宿三軍於白濱洲畔。時正避之殘氣。陰雨初晴。月色蒼茫。風清蕭颯。翌日軍達海口。忽然旋風一陣。捲入御舟。因急住戰船以冬。天三更。未夢見一人。鬚牙撩亂。面貌狰獰。直向帝前參禮。帝詰之曰。子何人也。其人曰。某乃南溟蛟都督也。江湖遠宦。蘋藻無人。聞王女謁甚盛。偶爾相逢。故特扇狂波。誠肯以紫雲見惠。敢忘結草相酬。苟耽耳目之私。予亦不肯捨矣。帝蹙然曰。吉凶有命。禍福由天。朕豈信此。蠭惑以累及汝乎。姬再懇曰。事已到頭。勢非得已。倘或遲延不決。只恐變起無常。且軍旋之際。以將士爲重。恩愛爲輕。古之殺妻投兒。亦窮中之計耳。帝聞倍加悽慘。時風聲捲起。浪勢滔天。龍舟幾覆者再。姬拜泣曰。陪枕倚衾三生。

有幸捨生取義。一死何辭。旣非垓帳含冤。亦豈鬼庭有恨。但以出師未捷身先死。長使英雄淚滿襟耳。言罷望水一跳。風狂波捲。尙聞聲曰。多謝君王。從今永訣。不能復侍左右矣。帝與諸姬愴惶失措。舉皆號慟。俄而雲飛霧靜。海不揚波。急命入水搜尋。已不知玉人蹤跡矣。後黎聖宗征占。舟師到奇華。忽風雨晦冥。波濤振動。帝下令諸軍依次而往。望隔岸見木陰蔽地。妖氣連天。移船近之。乃古廟也。夜帝夢見一少年女子從水中出。拜且泣曰。妾乃陳朝宦女。不逢妬婦之津。非遇漸臺之水。只因命途多舛。時運不齊。以致隻影惶惶落於蛟龍之手。一自委身水國。泯迹腥羶。愧爲狐婦之心。反累楚囚之苦。何幸適逢皇上。冒恥登聞。但願垂入井之仁心。展翻江之好手。便仰憑聖德。永脫沉淪。此陛下再生之洪福也。帝曰。夫人冤同柳氏。義若曹娥。千載聞之。莫不傷心而切齒。但以幽冥勢隔。未審計將安出。女子對曰。此易事耳。彼之罪惡貫盈。海波難盡。此滄溟之外。有廣利王。乃彼之統攝也。陛下誠能投以咫尺之書。責以防閑之咎。彼自不能不加刑于罪人也。言訖不見。帝夢覺。命侍臣阮仲懿修書一幅。射于海外。一陣見蛟翻身一躍。汎水而上。三軍并力驅之。須臾低尾而逝。又於波深掩映間。浮出香骸。艷麗宛然。姿貌如生。帝命以皇后之禮葬之。又權創草祠。自行薦奠。御製一律題于左壁間云。

本是熙陵宮裏人。臨危爲國獨忘身。妖風一陣桃花浪。春夢三更杜若濱。
寒水無端埋楚婦。香魂何處吊湘君。吁嗟百萬熊貅旅。不及書生一檄文。

題畢。整旅前往。軍威所至。勢如破竹。虜獲甚多。長荼全而還。日正黃昏。復經故處。因住足于祠下。命大起嚴祠。加給皂隸。勅封之爲制勝夫人。至今香火不絕。大有靈應。

后姓段氏。廣南延福縣人。石郡公段公雁之第二女也。后性敏睿。年及笄。因夜月採桑洲上。對月而歌云。

« Tai nghe chúa ngự thuyền rồng, thiếp thương phàm thiếp mà hồng nồng mua. »

會阮熙宗皇帝駕幸廣南。神宗扈從。夜乘月泛舟殿洲磯。即今般富西洲俗名凌璣。垂釣聞歌聲異之。使人訪知其爲段氏女。進侍潛邸。尤見寵幸。誕一子。是爲太宗皇帝。黎永壽四年辛丑(一六六二)夏五月崩。

△鄭慈宣太妃

太妃名張玉渚。乃京北如瓊社都指揮使張公棣之長女也。妃生於側陋。面貌平常。聲音响亮。少時居鄉。一日刈草于官路之側。時鄭晉光王柄駕遊途經如瓊社。人民百姓聞王車駕巡視。一皆驚畏。隱避。妃刈草于路側。置若罔聞。及王駕至。前呼後擁。妃不以爲異。猶刈草焉。且又歌云。

« Tay cầm báu nguyệt xênh xang, một trăm thức cỏ lai hàng tay ta. » 已又歌云。

« Mặc ai che tàn che tàn, ta dây mặc súc nghênh ngang cõi bờ. »

聲調悠揚。王聞之以爲驚異。命侍駕官召問曰。我大駕巡視四方。人民聞之皆潛隱驚伏。爾是何家人士。敢以聲音動吾駕乎。妃對曰。臣本民家女子。祖貫如瓊張氏。奉家娘命刈草于此。王駕所行則行。臣刈草是臣所爲。何問爲。王聞之愈加愛戀。卽命停駕。召妃爺娘來。以禮聘之。入侍宮掖。鐘愛尤獨。後篤生禧。祖仁王。鄭相全家兄弟族戚榮貴無比。修故鄉營第。又命修家廟。曰至元宮。創修寺廟宮亭。炫耀奪目。至今故址猶存。

[未完]